

开在闽粤赣交界地的家园（即畬民传说中的凤凰山区）向外迁徙。他们携家带眷，一路游耕，一路转战，历尽艰辛。宋元之时，他们迁徙“到了福建的中部、北部一带，明清时已大量遍布于闽东、浙南等地”^①。

畬族的忠勇精神不仅表现在不畏艰险、坚韧不拔和高度的民族自觉性上，北迁定居之后，在与周边汉民的相处过程中，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和邪恶势力，更将“忠勇”进一步升华。

我们在明万历《福安县志》中读到了这样一则史料：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晚，“急报（倭）到化蛟铺屯聚”，知县李尚德“急督民兵守陴……复令晓阳快手并民壮召畬人协战”。^②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记载畬汉人民并肩战斗、共御外侮的最早文字。

明末清初，面对着暴虐的清军，福安进士刘中藻毅然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招募义旅，“取芗寮、菁寮诸种人，练之为卒”，“聚众万人”，英勇抗击清军。这“芗寮”、“菁寮”的主体当是畬民。后来福安城破，刘中藻殉明，其部属被清军斩杀殆尽，畬汉将士九千七百多人壮烈牺牲。^③

在艰苦卓绝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民主革命历程中，畬族人民更是把本民族传统的忠勇精神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和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

忠勇王的事迹尽管只是一个传说，但作为一曲忠君报国、杀敌建功，功成身退、归隐山林的英雄赞歌，洋溢其间的潇洒与豪迈，还是很感人的；而向往自由、刚毅正直、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的品格对畬族的后代子孙来说，更是一笔永远的精神财富。

千百年来，畬民观念中的民族始祖忠勇王始终是他们的保护

① 施联朱：《关于畬族来源与迁徙》，见《畬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② （明）陆以载：《福安县志》第九卷《杂纪志》。

③ 见本书第269页。

神和精神支柱，洋溢在畬民身上的勤劳勇敢、忠诚刚直、纯朴和静、团结友善的性格特点，都可以在“忠勇”的旗帜下找到合符逻辑的答案。^①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与周边汉族的长期共处亲和过程中，畬族逐渐淡化了早期祖先崇拜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更是呈加速度衰减。畬族社区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使畬族传统的神话观念群体性地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增强的科学意识。但是畬族依然十分尊重和珍惜自己的传统，并且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野来看待先民所创造的关于祖先的神话传说，把这些视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理性地加以对待。

二 凤凰情结

崇凤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许多民族对凤凰的喜爱和景仰简直可以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一个县就是以“凤凰”命名；汉族民间崇凤的习俗十分普遍而且丰富多彩，而汉族女性名字当中嵌有“凤”字的更是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可是谁也比不上畬族对凤凰的感情。

畬族崇凤的传统与畬族认定的发祥地在广东潮州凤凰山有着密切的关系。

凤凰山区是古代畬民的活动中心，畬民对这里寄托了极为深厚的感情，把它视为民族的发祥地。畬民认为，在很早的古代他们的祖先就生活在凤凰山区，他们的始祖忠勇王死后也安葬在凤凰山，他们把这种观念写入族谱让后代相传，绘入连环图（祖

^① 李健民：《浅议畬族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见《畬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图)供族人瞻仰,还编入歌言在族内传唱。畬族的凤凰山传说是忠勇王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一定的史实基础,但更多的是文化观念。凤凰山的传说同样感动了许多汉族人士。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近代名人丘逢甲(1864—1912)就写过这样一首关于凤凰山的诗:

椎结遗风尚宛然,凤皇山畔种畬田;
山中自作盘瓠国,更在佗王左纛前。

诗中“椎结”也作“椎髻”,一撮之髻,形状如椎,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装束。“佗王”即赵佗,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称帝后立为南越王。丘逢甲的这首诗是说凤凰山区至今古风依旧,人们在这里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先秦时代这里就已经是盘瓠王的领地,比赵佗称王要早很多。

闽东、浙南畬族宗谱的卷首《凤凰山祖祠记》载:“凤凰山原有祠址与南京(畬族传说中比凤凰山更早的祖居地,确切方位无考)一脉相连,因世远年湮,祠宇倾圮,祖灵未妥。今族众捐资,将凤凰山旧址重建祖祠……以为盘、蓝、雷、钟四姓永远同据。”还绘制了凤凰山祖祠图和忠勇王、盘自能、蓝光辉、雷巨祐的坟茔方位图。凡此种种,说明各地畬族同胞都公认凤凰山是本民族的祖山圣地。由于“凤凰山”之名含有“凤凰”二字,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神鸟凤凰,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凤凰的崇敬感情。

或许畬族对凤凰的崇拜更与传说中的三公主有关。

在忠勇王传说中,高辛帝的三公主是畬族的始祖婆。汉族的祖先崇拜一般不包括祖婆,可是畬族却不同,作为畬族女性的代表,三公主受到畬族世代的爱戴和崇拜。有一首叫《祖婆歌》的畬族民歌是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歌颂三公主的——

你是丹凤迎赤霞，
你是朝阳来变化，
你比月亮更精华。
……^①

传说三公主就是凤凰的化身，当年三公主出生之时，“凤凰来此百鸟珍”。畬族是一个酷爱唱歌的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歌谣叫做“歌言”，这歌言的来历就是因为三公主。畬族古歌《祖婆歌》中还有这样一段唱——

公主成年更聪明，近山也知鸟音啼；
公主也知百样鸟，云雀要找她谈心。
画眉欢喜盈盈笑，直直飞到玉凤楼；
又同公主来对歌，画眉一首她一首。
公主长成尽灵通，鸟唱歌言教人传；
山哈歌言从此起，传流万代教子孙。
……

在三公主与忠勇王成婚之际，母后娘娘亲赐凤冠和镶有珠宝的风衫给公主，将自己心爱的女儿装扮成高贵的凤凰，祝福她像凤凰鸟一样，给畬家带来幸福和吉祥。后来公主生儿育女，就将女儿打扮成凤凰模样，此举代代相承，成为习俗流传至今。

历史上的畬族实行的是族内婚，这样就保证了畬家的每一个新娘都是美丽的“凤凰”。

畬族男子的穿戴与汉族基本相同，但妇女的传统装式却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称为“凤凰装”。“凤凰装”的名称源于畬族的民间传说：“我们畬家女的装束，是美丽的凤凰鸟的装束。……从

^① 《闽东畬族歌谣集成》，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头髻到衣服穿戴和花纹刺绣色彩，都是依据凤凰鸟的模样来打扮的。”^① 畬族女性的传统装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十分常见。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畬族妇女的原有装式逐渐从社会生活中淡出；人们在怀念的同时，开始用“凤凰装”来指称畬族妇女的传统装束，现已普遍化。由于地域的差异，各地畬族妇女的凤凰装各有特点。

闽东畬族妇女的传统衣服一般都用苧麻布裁制而成，基本上用黑色，也有用蓝色的。衣服向右开襟，衣领、胸襟和袖口都镶有花边，围裙上绣有人物和花鸟图案，腰间束一条二三寸宽的白色绣花带，衬托起来，非常美观。她们的发式一般是把头发后梳成螺旋式或截筒高帽式盘在头上，发间环束一条红色绒线，结了婚的人在发髻上还插一条银簪。^② 畬族妇女还喜欢佩用银饰，常见的有发簪、耳环、耳坠、戒指、手镯等。

福安装流行于福安和宁德两县的大部分地区，特点是上衣沿服斗的边上缝一条 3-4 厘米的红布边，边下端靠袖头处绣半个方形的角隅花纹，据说这是上古高辛帝敕封时盖的“金印”。

畬家妹子（畬语叫做“布妮仔”）16 岁以前的装扮象征雏凤。梳理时先用红绒绳与头发掺在一起编成长辫子，扎起，然后盘缠在头顶，成圆形，额前留些许刘海。16 岁后畬家妹子头发梳成筒形，头顶扎上红绒绳，缠到右额前，是为“凤头”；身上穿着黑色的衫裤，衣领袖边镶上一些刺绣花边，这是“凤身”；腰带称做“山哈带”，也叫“凤凰子孙带”，带子上绣有图案花纹，末梢还有丝绦，比拟小凤凰美丽的翎尾。

婚后妇女是成年大凤凰的装扮。头发从脑后梳起，盘在头上呈筒形高帽状，中间发髻隆起，横插一条银簪，叫做“凤髻”；

① 《畬族传说故事》，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1 页。

② 鄞中密：《畬族史话（八）》，载《闽东报》，1962 年 7 月 15 日。

衣领襟边和两袖的花边宽大而且色彩艳丽，象征凤凰的颈、腰和翅膀；象征凤尾的腰带也异常美丽。老年妇女则是老凤打扮：发髻低矮，衣边和腰带的图案花色也很朴素。畚族称福安发式为“凤身髻”。

畚族崇凤的观念围绕着婚俗还有许多有趣的表现。畚族姑娘在出嫁时娘家要为新娘子准备好“凤凰蛋”（经红颜料染过的煮熟的鸡蛋，这一习俗当地汉族亦然），并将它们塞在嫁妆里，表示吉祥；新娘子的花轿过桥时要抛一个凤凰蛋，以避邪祈福；畚族“闹洞房”有一个节目是“讨凤凰蛋”，青年人唱着歌谣兴高采烈地为着凤凰蛋又找又闹又讨，表达对新娘“早生贵子”的祝福：

一心爱去凤凰山，凤凰山下好地盘；
凤凰生蛋生何处？贵子出在北京城。
凤凰生蛋生得好，红娘金房取出门；
谁人识得凤凰蛋，直上金銮中状元。^①

凤凰是三公主的象征，也是畚族妇女的象征。

善良、勤劳、聪明、美丽的畚族妇女为畚族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畚族妇女是家族的核心，她们除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之外，还要和男子一样，长年累月地上山下地，辛苦劳作，因而受到整个民族的尊敬。畚族族谱上记载：“吾族本畚民，男女耕作，自古如斯。”^② 于是畚族妇女在氏族内部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在婚嫁仪礼中，畚女礼别娘家祖先时无需下跪，只要站在厅堂对着中堂壁行鞠躬礼。男家迎娶新妇，要在中堂上方贴上“凤

① 转引自《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福安市分卷》。本章以下各节所引畚歌若没有另外说明出处，则均引自该书。

② 福安县东山畚村《雷氏族谱》，清光绪三年修。

凰到此”的大红纸，表达对新妇的敬意和对吉祥的祝愿。新妇进门，男方亲朋要回避，恭候新妇的鸾轿。“拜堂”仪式上，新郎三跪九叩头，新娘却端立一边，点点头，表示一个意思即可。

畬族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履行一种特殊的“祭祖”仪式（福安畬族称“奏名”、“传法”）。这是人生的最大荣耀，祭过祖的人，在氏族内部享有诸多特权和礼遇；死后着“红身”（以区别没有祭过祖的“白身”），做“大功德”，男称“郎”，女称“娘”，名载族谱，入驻氏族神圣的殿堂。

畬族对女性的尊崇还表现在母舅的权威上：在族内，母舅的权威远远超过叔伯；姑娘的婚事要由母舅主持；妇女去世，母舅未到，死者不得收殓；婚丧寿诞酒宴，母舅一定坐“大位”（首席）；兄弟分家，由母舅主持……

这许许多多超乎寻常的“特殊待遇”，足让旧时无数挣扎在封建礼教严酷枷锁下的汉族女同胞瞠目结舌。

假如我们暂时不去考虑畬族女性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杰出表现，而是仅仅从观念形态上去理解畬族的“崇凤敬女”现象，不难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古老的三公主传说中得到顺理成章的解答。美丽的凤凰神鸟在畬族人民心目中永远是吉祥、美满和幸福的象征。

凤凰情结与忠勇精神一道，共同主导着畬民的精神生活，是照耀畬族精神家园的“双子星座”。

三 诗山歌海

畬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畬族的歌谣就是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现象之一。

历史上畬族是一个喜欢唱歌、善于唱歌的民族。畬族人称歌谣为“歌言”，以歌传言，以歌达意，无人不歌，无事不歌。畬

歌云：“歌是山哈传家宝”，“肚里歌饱人相敬，肚里无歌出门难”。旧时的畬族村庄，“人人能歌，个个善唱，只有唱得多少、好坏之别，而无会唱、不会唱之分；遍地是歌，真是歌曲的海洋”^①。

内容、体裁

畬歌的体裁十分丰富，按内容特点可以分为叙事歌、山歌、礼俗歌、劝世歌、常识歌、儿歌等，涉及民族源流、社会历史、传奇故事、民间礼俗、劳动生活、男女情爱、人生智慧、孩童教化……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福安畬族的歌谣不但数量多，而且颇具地方特色。

以畬族族源传说为题材的叙事歌首推《高皇歌》。

《高皇歌》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极大的民族自豪感追叙畬族始祖龙麒（忠勇王）帮助高辛帝抵御外族侵犯的英雄业绩和功成隐退、携妇率子告别帝都到偏远的广东潮州凤凰山垦耕狩猎、繁衍生息，最后以身殉族的经历。第二部分记述畬族子孙被迫离开凤凰山区向北迁徙，到闽东、浙南定居的苦难历程。尾声部分告诫族人“蓝雷三姓好结亲，都是南京一路人”，牢记本族历史，加强族内团结：“蓝雷三姓共祖公，广东山上祖公坟，上古流传要记着，传落下代好子孙。”^②全诗哀婉中不失豪情，诉说中不忘训迪。

如果说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他们本民族的英雄史诗，那么《高皇歌》也无愧为畬族的民族史诗。

^① 郑小瑛等：《畬族文艺调查（1958年）》，见《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② 《闽东畬族文化全书·歌言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